

木兰从军

譚正璧編

木蘭從軍

北新書局發行

民國卅年七月新版

木蘭從軍

每冊實售五角

外埠酌加郵匯費

版權所
翻印必究

編者 譚正璧

發行人 李 小 峯

發行所 北新書局

上海四馬路

分發行所

北平
立煌

桂林
柳州

成都
重慶

昆明
西安

北新書局

木蘭從軍目錄

- | | | |
|---|------|----|
| 一 | 射雁驚衆 | 一 |
| 二 | 代父入伍 | 七 |
| 三 | 酒肆調情 | 一四 |
| 四 | 軍中破諜 | 二〇 |
| 五 | 單騎救主 | 二六 |
| 六 | 危營代將 | 三二 |
| 七 | 設計挫敵 | 三八 |
| 八 | 班師榮歸 | 四四 |

一 射雁驚衆

一個美麗的秋天早晨，天上堆滿朵朵白雲，兩行新雁正從雲中掠過。突然颼的一聲，一枝箭從地面上直沖進雲裏，把其中的一隻射落了下來。其餘的都吃了一驚，零零亂亂的向四面散開，一會兒仍舊排成行列，向着原來的方向飛去。

那隻雁落下的地方，有個人飛馬過去，下馬把牠拾了起來，原來是一個年輕美貌的姑娘。她拾了雁，依舊翻身上馬，正待回去，忽然聽得背後有人喊道：『留下來！留下來！這是我們的東西，你怎的偷了去？』她連忙回頭看時，原來是鄰村的一羣少年們，他們手裏都拿着弓箭，有的騎馬，有的徒行，也在那裏打獵。爲首的一個叫老李，



射到牠們：可是你這風吹得動的小姑娘那有這本事？」她怒道：「老

這是她從小便認得的，剛才就是他在和她開玩笑。她回問他道：「那個偷了你們的東西？」老李道：「你還說呢！你是花家村的人，到李家村來打獵。」說到這裏，指指她腰裏縛的雁、兔、野雞等說道：「這個雁，這個野雞，這兔子，都是我們村裏養的，你不告而取，豈不是偷嗎？」她說：「天上飛的，地下走的，這都是在村子外面打來的，干你們鳥事？」老李道：「天上飛的，地上走的，都要本事去

李，你不要欺侮我木蘭是個小孩子，你那知我沒這本領！』這時候，這羣少年們已把木蘭團團圍住，她一時要想脫身，已經無路可走。

當下老李續對木蘭道：『你既有本事，你敢當場試驗給我們看，我們才放你回去；你要是說謊，連人帶馬留在這裏，讓你媽媽拿錢來贖。』木蘭道：『也好，只是怎樣試法？』老李看看地下道：『可恨沒有兔子跑來，牠們都給你嚇走了。』又望望天上道：『還好，那邊有一隻失羣的孤雁正在掠過來，限你一箭把牠射下；要是兩箭，那就不算。』木蘭道：『這有什麼希罕？待我一隻手反手把牠射下來，才顯得我的本事。』老李道：『不信，一隻手，又是反手，怎麼射法？』少年們也都道：『不信！不信！』木蘭道：『不信，所以要試給你們看。你們瞧着，這樣開弓，這樣搭了箭把手反到背後，這樣的

去射天上的雁落地。』她一壁說，一壁把弓箭試做給他們看。老李也拿了弓箭學着她試，可是試來試去不成功。木蘭道：『如果把雁射下來，你們還有什麼話？』老李道：『那有什麼話，立刻放你回去。要是不能，哼，……』木蘭道：『不要囁嚅了，大丈夫一言爲定。各位請看，雁來了，我要射中牠的左翅膀。』衆人都抬起了頭望着空中，木蘭乘機用力鞭馬，突圍而出，回頭對他們道：『各位再會！我回去了！』衆人才知上了她的當，面面相覷，只有眼送木蘭一直向花家村馳去。

話說木蘭回到村裏，她的母親已在家門口望了好久，一見木蘭，便道：『你整天在外邊亂跑，還記得回家嗎？』木蘭指着腰裏的東西道：『媽，你看。』母親道：『看，看你這樣子。還像不像一個女孩

子？」木蘭道：「媽，我因為爸爸的病剛好，所以我才出去打點野味



兒回來，讓他老人家開開胃口。」母親道：「你爸爸爲你一天不回來正在生氣呢！……快悄悄兒的走後門進去，換了衣服再去見爸爸。」木蘭上前去緊抱了母親道：「我的好媽媽。」母親推她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快去吧，把這些打來的東西也藏起來。」她別了母親，拉了馬，偷偷地沿着圍牆走到後門口去。她把馬拴好了，卸了鞍，到井邊去提了一桶水倒給牠喝，才悄悄地從後門走進去。

那知她才進後門，便見爸爸怒容滿面，站在簷下，不覺一楞。她只好上前去叫：『爸爸。』父親道：『一個女孩子家，成天在外頭亂跑，還成什麼樣子？』木蘭正待作答，看見姐姐弟弟和母親都在走過來，弟弟嘴裏嚷着：『爸爸，你看姐姐打了這樣多的東西。』父親回頭埋怨母親道：『我常常從軍在外，你瞧你把女兒教成這種樣子！』母親道：『她也從來沒有作過什麼壞事，頂多不過是歡喜打獵罷了，誰叫你從小就教她使槍射箭，把她的心都玩野了，還要來怪我！』木蘭也對父親道：『我因為爸爸病後胃口不好，特地去打來給爸爸吃的。』父親聽她這樣一說，怒氣漸漸消了，指着雁、兔等問道：『這些都是你打的嗎？』她點點頭兒。父親搖搖頭說道：『你不要騙我，我不相信。』她的弟弟從旁插嘴道：『這是真的，姐姐比爸

爸還會打獵呢。』父親又對她道：『好，以後可不許你再出去。——還不快去換了衣裳。』木蘭連聲道：『是。』她正待走到房裏去，又被父親喚回來，命令她道：『從今晚起，罰你三天織一匹絹，不織好不許出來！——聽見沒有？』木蘭很天真地答道：『聽見了，爸爸。』

正在這個時候，一個戴着高帽子的差官從外面進來，嘴裏嚷着：『這裏有個花弧嗎？』

欲知差官來找花弧做什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二 一代父入伍

原來花弧便是木蘭父親的名字，他這時已過了兵役年齡，不知怎的，仍給地方官列入軍籍。那時正值隋朝文帝在位，北方的突厥忽然

大舉來犯，朝廷準備抵抗，便下令徵兵。地方官奉到命令，分別用文書來召集在鄉軍人。那個差人來找花弧，就爲此事。當下花弧招呼差人，接了文書，正待請他喝茶，那差人因還有許多文書要送，急急辭去。花弧拆開文書一看，頓時愁容滿面。他的夫人問道：『莫非他們又來叫你去打仗嗎？你的病還沒全好。』花弧點點頭道：『正是。而且這次是去抵抗突厥，要到極冷的北方去。這有什麼辦法？不去又不能。可是一切我和你到晚上再細談。』

到了晚上，木蘭的姊姊和弟弟都睡了，木蘭一個人坐在機房裏織絹，但她一邊織，一邊又停下來偷聽父親和母親在房裏說話。只聽得父親道：『這一次去從軍，能不能活着回來是說不定的，家裏的事全要你當心照管。』母親道：『你年紀大了，病還沒好怎麼可以去？』

父親道：『我倒不要緊，譬如從前戰死了，沒有回來。只是家裏沒人照應，大兒子又死。兩個女孩子又擋不得風火，樹蘭年紀還小，要不然，他倒可以代我從軍，也免得我老死他鄉。』母親嗚咽地道：『我和你做了二十年夫妻，你在家的時候又少，一家大小都要靠你，偏偏又逢到了這樣多事的年頭。』父親勸慰她道：『別傷心了！』木蘭聽到這裏，忍不住連聲歎氣。父親聽得了，問道：『誰在那兒歎氣？』她答道：『是我。』父親道：『半夜三更，一個人歎氣幹什麼呀！』木蘭不回答，索性嗚嗚咽咽地哭泣起來。

老夫妻倆拿了燭台到隔壁機室裏看見木蘭停止了織絹，哭得淚流滿面。父親重又問她道：『你到底爲了什麼，不織絹，只管哭？』木蘭哭着答道：『爲的是爸爸。』父親道：『是不是爲我白天責了你幾

句，在這裏生氣？」木蘭道：「爸爸責我是好意，我爲什麼要生氣

呢？」父親道：「那麼究竟爲了什麼？」木蘭道：「因爲爸爸要去從

軍，我想你年紀老了，又有病，去不得。就是媽，她要是沒有了爸

爸，也不能把這家支持下來。大哥已死了，姊姊就要出嫁，弟弟又

小，你那裏可以去得？」父親不覺動容道：「你的話果然不錯，可是

你不知道，軍令如山，怎麼能夠不去？況且爲了保衛國家而犧牲一

家，是應該的，我爲什麼不去？」木蘭道：「爸爸，我想代你去。」

父親道：「代我去做什麼？」木蘭道：「代替爸爸去從軍。」父親不

覺大笑道：「那真是孩子話，這那裏使得！」母親也道：「不要瞎說

了，一個女孩子家，怎麼能夠去打仗呢？夜深了，快去睡吧。」

老夫妻倆正要退回房去，木蘭却止住他們道：「爸爸，媽，慢些

回來，我還有話說。我想爸爸從小教女兒一身武藝，留在家裏也沒有用處，不如替爸爸去從軍，一來盡孝，二來盡忠，得勝回來，讓人知道女孩子也能光大門楣，就是戰死沙場，也心甘情願。爸爸你允許女兒吧。』父親這時非常感動，上前拍拍她的頭道：『你的孝心我很歡喜，可是我怎樣能夠讓我女兒去冒名頂替？』木蘭道：『那很容易，我可以改扮男裝。』這時母親也插入問：『那怎能瞞得人家，村裏村外的人，誰不知道你是女孩子？』木蘭道：『那也不妨，爸爸，媽媽儘管對人說我本來是個男孩子，因為怕我養不大，就扮成女裝。如今長大了，所以改換男裝，去代父親從軍。』父親道：『還有，上官不答應怎麼辦呢？』她想了一想回道：『我想，如果把爸爸年老多病去向上官說明，女兒再演些武藝給他們看，他們只要不脫空，不見得會

不答應。』母親看見父親被木蘭說得心動了，忙止住道：『使不得！使不得！這不是說着玩的事。』木蘭雙膝跪在父母的面前道：『女兒已有決心，爸爸媽媽成全了女兒吧。』父親又輕輕撫她的頭髮說道：『你能有這樣的胆量和志氣，我倒不忍攔阻你，可是上戰場不是好玩的，到那個時候可不要懊悔啊。』木蘭堅決地說：『女兒年紀雖輕，倒也懂得大義，無論怎樣艱苦，決不後悔！』父親聽了，大爲興奮，對母親道：『好，媽媽去把我的軍衣拿來，讓她穿起來試試看。』木蘭道：『讓我自己去。』她一邊說一邊跑到父親房裏去，一回兒，她已換好軍衣走出來，果然好一位年輕的將軍，雖然不是殺氣騰騰，却也英俊非凡。

到了明天早上，花弧正在客廳上和夫人商談木蘭從軍的事，忽然



看見一位少年將軍從門外走進來，到了他們面前，行了一個軍禮，說道：『花老將軍，花夫人，小將有事稟報。』花弧道：『請問將軍尊姓大名，有什麼事見告。』那將軍不覺嗤的一聲笑着道：『小將是花木蘭，……』花弧夫妻大喜道：『好極了，像極了，你眞像個男孩子，但是要常常留心，不要無意中露出馬腳來才好。』欲知木蘭是否眞的代父從軍，且看下節分解。